



冷暖世界 ·

刘婕和封俭要离婚,到人事部开介绍信时,着实让领导吃了一惊,他俩从来没有吵过,也没有闹过,怎么就离婚呢?为慎重起见,领导关起房门,苦口婆心地讲了一通大道理,问他们还离吗?刘婕说:离。再看封俭面无表情,领导思前想后终于想明白了,肯定刘婕在外边有了人。唉,可怜的封俭,留住人留不住心,终于给开了介绍信。

随着孩子的长大,他们的感情也发生危机,分居半年了,她终于提出“咱们离吧”。他一听释然,表示同意,但心中也不免掠过一丝不快,原来她心里早有别人了,我怎么没有早点发现呢?

来到婚姻登记处,才发现他们来早了,那里的大门还没有打开,于是两人想坐在门口等一等。封俭说:“孩子归你,房子归你,你还有什么要求吗?”刘婕愣了一下说:“我只有一个请求,你若是能把‘婚姻欠

婚姻欠条

吴如

条’还清了,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。”说着递上来一个小电话簿,封俭一页页翻看起来:

1994年10月1日,步入洞房,你对我讲:亲爱的,跟着我受苦了,但请你放心,有朝一日我会让你拥有女人所该拥有的一切……

1998年你评上副教授,回来后手舞足蹈,抱着儿子猛亲,还冲我讲:等儿子再大些咱们全家去旅游……

1999年我也评上了副教授,你听后笑了笑,连一句祝贺的话都没有,又去书房看书,让我愣了半晚上……

2000年我母亲生病住院,你说工作忙没有去过一次医院,而你母亲住院时我整整守了三天三夜……

他看完欠条,脸顿时发烧起来,他收起小本子装在胸前的口袋里,对她讲:“让我兑现了自己的诺言,弥补自己的过失再来这里吧!”

从这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去那里。



亲情流动 ·

雪地上的血迹

金永平

冬季的一天,喜爱运动的母女俩相伴去滑雪。

她们在雪地上嬉戏欢闹,把都市的繁芜全抛到了脑后。她们时而在山坡盘旋,时而冲向山顶,最惬意的是从顶向下的冲刺,腾空而起,飘然落下。她们在忘我的欢快中。全然不知死神已悄然逼近她们。

只听见“轰隆”一声巨大的闷响,可怕的雪崩发生了。所幸的是,她们距雪崩发生地较远。望着被松软的雪填平的山坡,母亲马上意识到事态严重,紧紧抱着惊恐万分的女儿。

夜幕渐渐降临,死亡一步一步向她们走来。母亲显示了异常的冷静和果断,因为她知道,虽然山下会采取积极的措施,但黑暗会给营救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。这样,她们很有可能要在山上熬过整个夜晚。她们不敢合眼,担心睡过去了就再也不会醒来。

营救的飞机不止一次从她们上方飞过,探照灯一次次扫过她们。她们竭力呼喊,但她们身穿的银灰色羽绒服,使她们错过了被营救的机会。

黎明的曙光升起,挣扎了一夜的母女俩终于盼来天亮。可她们的体能已消耗到生命的边缘。飞机又一次掠过,还是没有发现她们……飞机飞过一次又一次,终于发现雪地上有一道醒目的红色印迹。这红色的印迹,火焰般跳动着生命的希望。当营救队员来到母女面前的时候,大家都惊呆了:穿着两件羽绒服的女儿已经奄奄一息,而在她身边不远处,母亲已经死亡——鲜血凝固在手指的姿势,是一种竭力向女儿方向爬动的姿势!

那跳动的火焰,是母亲用鲜血和生命点燃的。这就是母亲!在灾难来临的时候,母亲一直安慰着自己的女儿;当需要付出的时候,母亲毫不犹豫地献出了一切。正是这位伟大的母亲,把自己的羽绒服加在女儿身上,护住了女儿的生命;正是这位伟大的母亲,毅然割破自己的手指,用鲜血为救援的飞机划出一道着陆的地标线。

智慧生活 ·

小陈是新到李子乡的大学生。由于笔杆子硬,乡书记十分欣赏,一年后就提为党政办主任。这个位置重要,负责所有的文件、内勤、接待等。当然,这个位置上的人,三五年后也是副乡长的肯定人选。

小陈当上主任后,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书记的办公室。书记恰好到外地开会去了,他好好布置了一番办公室,他想,等书记回来,看到整洁的办公室,大吃一惊,一定会表扬他的懂事与能干。

小陈看见书记办公室的藤椅,不禁心中一酸。这是全县最穷的乡,这把椅子,也见证了乡政府的贫穷。但见书记办公室,摆的不是皮沙发,只有这把长藤椅。可以坐三个人的那种,由于不知道有几十年了,藤椅上的藤条发黑,多处都松了藤条。更吓人的是,靠近书记办公桌的那头,有帽子大一个黑洞。小陈相信,任何人一坐在上面,屁股绝对漏下去。

所以,小陈就让人把这把椅子搬走了,买了一

藤椅上的洞

时韦霞

个新的皮沙发放进去。

书记是10天后回来的。他回来时,小陈正在一个偏远的村下乡。他突然接着了书记气急败坏的电话,让他赶快回来。书记在那头骂道,是谁让他把他办公室的破藤椅换了的?简直胆大包天,不想活命了是不是?

听见书记暴怒的声音,小陈吓呆了。不过,他一想,又坦然,他没有做任何错事嘛!

小陈回到书记办公室时,暴怒的书记已经叫人把他那把旧藤椅沙发换回来了。小陈看见藤椅上那个洞,正呆呆地看着他。那洞想必与他一样不解书记的意思。怎么,好心当驴肝肺了?

书记说,谁让你换的?

他说,我自己作主。不是太旧了吗?

书记知道他也是好心,口气就缓和了下来,说,你不能换这把椅子。

他说,不换不好。上面的局长副县长来了,书记县长来了,看见你椅子上这个洞,敢坐下去吗?这是事关全乡形象的问题,不换不行。

书记说,我就是局长县长们来了,坐在那个洞的旁边,生怕他们的屁股掉下去。你知道不知道,我们这个穷乡,靠椅子上这个破洞,这几年局长县长们多给了多少钱?

小陈捂了自己一耳光,说,书记,我知错了!这个洞原来是个聚宝盆呢!